

Ten years
of
commitment

花
凉
—
著

十年 一诺

毫无保留地去爱
是天赐的福祉

《花火》
强档连载

是生是死 / 我都只会爱你 / 这一生 / 不会再爱上别人

十年如一 / 整个青春
她都在爱他

他回避逃离，冷漠拒绝。却抵不过她滚烫的一句：
“我等你，多久都等。”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WENSHI CHUBANSHE

Ten years
of
commitment

花
凉
—
著

十年 —诺

毫无保留地去爱
是天赐的福祉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WENSHICHUBANSHE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于承运厂联系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年一诺 / 花凉著.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472-3630-7

I. ①十… II. ①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6858号

十年一诺

SHINIANYINUO

总 策 划 孙建军

策 划 龚 亮 刘 蓓

著 者 花 凉

责任编辑 吴 枫 孙佳琪

封面设计 装帧设计粉粉猫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16千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3630-7

定 价 28.00元

楔 子 ——— 001

Chapter ① —— 011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

Chapter ② —— 029

一世庆祝整个地球上，
亿个背影但和你碰上

Chapter ③ —— 048

伴你身侧，而身侧却是
银河

Contents
目 录

Chapter ④ —— 072

只妄想跟你去避世，
风再急可捉紧你的手

Chapter ⑤ —— 088

零度天气看风景

Chapter ⑥ —— 113

点一盏孤灯也可当月亮



Chapter 7 144

最缤纷的花园游乐过，
但求动心

Chapter 8 167

我情愿我狠心憎你，
可我还在记忆中找你

Chapter 9 188

如果痴痴等，某日终于
可等到一生中的最爱

Contents
目录

Chapter 10 211

也许我根本就喜欢被你
浪费

Chapter 11 230

就期待三十年后交汇
十指可越来越紧，七十
年后绮梦浮生比青春
还狠

Chapter 12 261

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
的手臂

番外 273
浮生记



楔子

是生是死，我都只会爱你。
这一生，不会再爱上别人。





设计所的招聘工作，司徒南原本是不参与的。

房间门被推开，本以为是秘书把咖啡送了过来，他抬起头一看，进来的人，却是岳明朗。

“司徒，”他大步流星地走过去，径直到司徒南的桌前，伸出手来，将他面前的笔记本合上，“候选人在办公室，你去看一下。”

司徒南没有理他，伸出手来又把电脑打开，找到刚才的设计图，继续点着鼠标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岳明朗知道司徒南的脾气，将西装外套脱下往沙发上一搭，索性坐下拿起茶几上的建筑杂志翻了起来。过了十几分钟，司徒南大抵是处理好了手头的设计图，这才抬起头来看向岳明朗：“什么候选人？”

“所里不是要招人吗？今天面试。”

“招人的事情，”司徒南转动一下手中的笔，“不是你负责的吗？怎么需要我过去？”

“让你过去你就过去。”岳明朗站起身来拉起了司徒南的胳膊，“你不过去我做不了主。”

“不就是招个翻译吗？有什么做不了主的……”

“对啊，”房门又被推开，一个清脆的女声将司徒南的话打断，“老岳你有什么做不了主的？一见到我就跟撞鬼一样，还要专门来请示司徒南。”

岳明朗拉扯的动作停了下来，司徒南转笔的手顿了顿，笔差点掉

在了地上。

唐诺。

尽管和五年前相比，她有着不小的变化，可司徒南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她。

唐诺笑了笑，踩着高跟鞋走过去，将手中的简历放到司徒南面前的桌子上：“简历。”

秘书这才推开门来，把方才司徒南要的咖啡端上来。似乎没想到一向冷清的司徒南的办公室今天会这么热闹，她又赶紧去加了两杯咖啡。

岳明朗甩甩手：“不用给我了，我还有事忙，司徒，面试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岳明朗挤了挤眼睛，示意秘书跟着自己离开。秘书可能是看出氛围有些不对，赶紧跟在岳明朗身后往外走，刚一走出来就忍不住八卦：“谁啊谁啊？”

岳明朗笑笑：“司徒南的头号粉丝。”

房间里，唐诺在司徒南对面的椅子上坐着，司徒南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开口，只好端起咖啡低下头来做喝咖啡的样子。谁料唐诺根本不给他假装的机会，伸出手去就将他的咖啡杯拿下，直接把简历摊开在他面前：“司徒，其实我觉得你根本不需要看，我在国外的時候已经和你们设计所人事部门有过几封邮件联系，Offer已经给了我，这次过来也只是走个程序罢了，学历、实习、经历、能力我都有，我已经决定要在这家设计所上班，我志在必得。”

房间里的窗帘没有拉严实，有几缕阳光直直地照了进来，正好打在唐诺和司徒南的中间，看得见浮动的微尘。

“志在必得”四个字从唐诺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司徒南的眼前一下子闪过的，是唐诺十七岁时的样子。

那时她第一次向他表白，马尾辫甩来甩去，也是这样清脆的声音：“你拒绝我也没有关系，司徒南，我有的是时间，我对你志在必得。”

她骨子里的这股骄傲，真是一点没变。

司徒南低下头去翻了翻唐诺的简历，的确是相当出彩，她五年的澳洲求学生涯，看起来没有白费。

唐诺去澳洲的前两年，每周都会给他发邮件。

每周两封，封封都似情书，都似滚烫的心，司徒南匆匆瞄上几眼就赶紧关掉页面，不敢细看，也从不回复。

后来邮件不再那么频繁，渐渐少了些，但也不忘记在结尾写上几句“很想念你”之类的句子，而司徒南依旧不知道如何回应。

再后来唐诺的邮件里，不谈过往，也不谈感情，随意地说着一些生活中的琐事，像“清早起来拉开窗帘，外面落了厚厚一层雪，特别想吃火锅”“邻居爷爷家养了七年的秋田犬死了，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葬礼，我也跟着落了几滴泪”，或是“学校举办露天舞会，忽然下起了雨，我们不愿意走，就在大雨中跳桑巴，真快活”。

再后来，司徒南的邮箱里堆着各种各样的邮件，唐诺的名字，鲜少在里面出现。很久很久会来一封，发来的是一些她科研项目中的想法和问题，有时候看到有错误在里面，司徒南忍不住会回封邮件指出来。

他的邮件极其简洁，多余的话，一字不谈。

断断续续的五年。

司徒南努力回想着唐诺的上一封邮件，说的是她所在的一个组刚拿到的一个项目，没有提及任何回国的事情。

他都以为他与她的余生里，大抵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了。

司徒南合上简历，伸出手去拿起座机，拨通了电话：“你进来一下。”

方才的那个年轻秘书敲门进来，司徒南指了指唐诺：“新员工，你带她熟悉一下环境。”

唐诺的嘴角微微荡起一丝笑意，起身向司徒南告辞，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又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波浪长发随意地一摆动，眉眼间全是情意，着实明媚动人。

司徒南心中一怔，忽然有些后悔方才的决定。

唐诺后来渐渐与他断了联系，只谈工作不谈感情，他原本以为她已经从那场情事中走了出来。但她这一眼，便让司徒南知道，没有，完全没有。眼前的唐诺，还是十七岁那年咬定牙铁了心要和自己在一起的唐诺，披荆斩棘、不顾狂风暴雨要和自己在一起的唐诺，遇神杀神，遇魔杀魔要和自己在一起的唐诺。

有情皆孽，无人不苦。

司徒南轻轻叹息了一声。

他照例忙到很晚，从这栋大楼走出去的时候，外面已经是万家灯火。

往公交站牌的方向走，有白色的保时捷在身旁停下来，缓缓摇下车窗，是唐诺的那张脸，她冲他笑了笑：“知道你这辈子都没有时间考驾照了，别挤公交了，上来吧。”

司徒南有些犹豫，站在那里答应也不是，拒绝也不是。唐诺叹了口气，索性熄了火推门下来，二话不说扯住司徒南的衣袖，把他拉到了副驾驶座上。

一路上两人都没有说话，唐诺却是一副对一切了然于心的样子，一句话都不用问，上高架，下高架，转弯，竟就把车开到了司徒南住的那个小区。

“你怎么……”

“岳明朗告诉我的，”没等司徒南说完，唐诺就打断了他的话，坐在驾驶座上转过头来看向他，“你上去吧。”

是后来踏进电梯之后，他才意识到似乎应该邀请唐诺上来坐一坐的，转念一想，没邀请，也有没邀请的好处。

半小时之后门铃响了起来，司徒南有些吃惊，他对社交生活向来兴趣寡然，除了岳明朗，这个时候本不可能有前来拜访的朋友。

他走过去开门，站在门口的，却是唐诺。

她的身后还有一个偌大的玫红色的行李箱，手里提着超市的购物袋，靠在门边做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司徒，我接到设计所的电话就回国了，车子也是刚提的，没有找住所。”

没等司徒南反应过来，唐诺已经自顾自地走了进来，将行李箱往墙角一放，从书房溜到厨房，又从厨房溜到阳台，最后在主卧的那张大床上一躺：“这个床好舒服，我要睡在这里，你去客卧睡。”

虽说是客卧，但从来没有人留宿过，所以连枕头都没有，主卧的大床上有两个枕头，唐诺笑嘻嘻地抓起一个丢到司徒南的怀里。

这套房子的装修，用岳明朗的话说就是“典型的司徒南风格”，除了黑白灰，没有别的色调，司徒南觉得是简洁大方，而在岳明朗看来是变态压抑。

而那日的唐诺，穿的是一身明黄色的套装，明晃晃的，笑着丢枕头的时候，好像让整个房间都亮了起来。

司徒南竟找不到理由拒绝，抱着枕头将它放到了客卧的那张小床

上。

唐诺从主卧走到客厅，将茶几上的袋子提到厨房里，打开之后，司徒南才看出来她买了很多菜。

“没吃饭吧。”唐诺甩掉高跟鞋，换上司徒南的一双大棉拖，而后袖子一挽，便开始在厨房里忙碌起来，洗菜，切菜，杀鱼，动作熟练得让司徒南有些吃惊。

她回过头来对他笑笑，低下头去继续摆弄着手中的食材：“我在澳洲的时候，特别想……特别想故乡的时候，就学着做饭烧菜，别说，这五年，什么中餐西餐都学会了，以后你想吃什么就和我说说，再也不用下馆子了。”

司徒南张开嘴：“唐诺……我……”

唐诺一转身，用勺子将锅里的那份罗宋汤舀出来送到司徒南的嘴边，而后伸出手来，比画了一个“嘘”的手势：“尝尝怎么样？”

四十分钟的时间，唐诺倒也折腾出来像样的一桌菜：麻酱蒜泥茄子，清炒虾仁，凉拌菠菜，除了那份罗宋汤，还炖了一锅排骨。

厨房里氤氲氤氲的气息，一盘盘菜在茶几上摆放好，唐诺不让司徒南插手，自己跑前跑后地忙碌着，菜齐了之后在司徒南面前坐下，托着腮帮子看着他把筷子伸向第一道菜，紧张地等着他的评价。

“真不错。”司徒南由衷地称赞道。

唐诺便咧开嘴笑，用筷子夹了几根菠菜塞进嘴里：“明早给你做鸡蛋饼。”她已经在心中盘算起明天的早餐。

数年未见后的第一顿饭，吃得倒也开心，唐诺仍旧是爱说爱笑，声音清清爽朗，司徒南低头慢慢吃饭，一边吃一边听她说。

他将她面前的小碗拿到手中，用勺子舀着那锅里的排骨汤。

司徒南的手指干净细长，有极其好看的骨节，把白瓷碗端到唐诺

面前的时候，唐诺的心中微微一颤，无限的柔情蜜意涌现出来。

烧菜是在澳洲的时候，她跟在当地结识的一位中国阿姨学的。中国阿姨原本的爱好就是在异国他乡发扬麻将这一“国粹”，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那种，后来认识了一个来澳洲的中国摄影师，两个人陷入爱河，摄影师吃不惯西餐，她便四处拜师学烧菜，硬生生地给逼出来一身好手艺，开了一家私房菜馆，在当地华人圈小有名气。

手艺原本是不外传的，可禁不住唐诺的软磨硬泡，中国阿姨不耐烦地抬头问她：“你为什么想学这个？”

唐诺低下头笑笑：“想以后做给爱的人吃。”

做食物，永远是一个永恒的爱表达方式，人的味觉极其忠诚，食物给人温暖，也给人慰藉。

没办法，你爱这个人，你就一定会做食物给他吃。

由于超负荷的工作与不规律的生活习惯，这些年司徒南的睡眠质量很差。

他很难进入深眠状态，睡眠极浅，有时候实在睡不着，索性起床煮上一壶咖啡，摊开图纸和资料，继续研究着手头的项目直到黎明。

然而说来奇怪，唐诺住在隔壁的这一夜，司徒南竟睡得香甜。

一夜无梦，第二天清晨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七点钟，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精力充沛和清醒。

他去卫生间洗漱，看到和自己的牙刷并排放着的，是唐诺的牙刷。

他走出卫生间的时候，唐诺正托着两个瓷盘从厨房走出来，煎好的荷包蛋和小米粥，还冒着热气，而司徒南平日里的早餐只是简单的白面包和黑咖啡。

“醒啦？”唐诺打了声招呼，指了指餐桌前的位置，“来，吃饭了。”

熟稔又自然，好似他们之间从未隔着那冗长的时间之河。

早餐之后，唐诺说要捎他一同上班，司徒南摇头：“不了，地铁站很近，我坐地铁就好了。”他从衣架上拿起外套，“时间还早，你可以晚二十分钟再去。”

唐诺也并不强求，点了点头，司徒南伸手拉门准备走出去的时候又被她叫住：“等一下。”

他回过身来，唐诺小跑着过去。她的脸离他极近，踮起脚的时候，司徒南甚至感觉得到她温热的呼吸。

“有个小纸屑。”她把手伸到他的头发上，将一个小小的碎屑从他的头发上拿下来。

司徒南恢复了方才不苟言笑的神色，轻轻“嗯”了一声：“我走了。”继而拉开房门走了出去。

司徒南一踏进电梯，唐诺便小跑着到了阳台上探着头往下看。

连续多日下雨，今天是难得的晴空万里。

这里是十四楼，两分钟之后她看到司徒南的身影，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因为瘦弱，三十岁的年纪，从背影看上去，却还好似一个少年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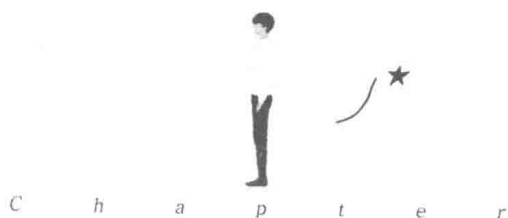
侧过头的唐诺从镜子里看得到自己的黑眼圈，她走过去坐在镜子前，拿出遮瑕膏来补一补妆。

昨晚和司徒南互道了“晚安”之后，她却是无眠的——

于是她蹑手蹑脚地从床上爬起来，到客厅酒柜里挑了一瓶红酒拿进卧室，高脚杯里斟满，斜靠在阳台上吹着冷风慢慢抿着红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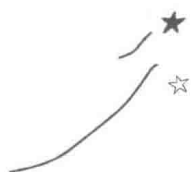
月光极美，夜也漫长。

足够她细细啜饮，将她同司徒南的过往，纠纠缠缠的小半生，细细梳理一遍。



青春仿佛因
我爱你开始

1





1.

姚玫的葬礼上，一袭黑色连衣裙的唐诺在遗像前伫立良久，俯下身子，将手中的白菊放上。

起身之后，她转过脸去，看向遗像旁边站立着的司徒南。

众人还未反应过来，她已从口袋里摸出另一枝花，向司徒南走去。她在他面前站定，将那枝花递到他的面前，声音清脆：“司徒南，请你考虑接受我。”

是红得刺眼的玫瑰。

唐诺这一声嗓音好似嘹亮的鸽哨，划破沉闷而压抑的葬礼，周遭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一时哗然，指指点点。

纵使司徒南平日里脾气再好，此刻也不免面露愠色。

他眉头蹙起：“唐诺，你别胡闹。”

顿了顿，他有些艰难地开口：“这是姚玫的葬礼。”

“我知道，”唐诺却一仰头，对上司徒南的目光，“我刚才献上白菊的时候，已经诚心诚意表达过哀悼。逝者已矣，生者节哀，你还要好好生活下去。”

她这般伶牙俐齿，司徒南一时间不知如何开口，墓园外面喧闹起来，大抵是唐诺的行为传到了唐父的耳朵里，一身西装的唐父怒气冲冲，大踏步地往里面走着：“唐诺，你一个女孩子丢脸丢到这里来了！你给我滚回去！”